

无法割舍的五斗橱

□刘征胜

老宅的深处，有一间小平房，曾是我少时的卧房。举家迁离后，将房屋出租，部分老物移入这间平房。门一关，锁一落，这里便静静收拢了几十年居家生活的痕迹。

房内旧物无多，最惹眼的要数一个黄杨木五斗橱。自记事起，它就未曾离开过我的视线。紫红色的橱面被磨得斑驳粗糙，边角处浅淡的木色显出。左边齐齐整整排着五层抽屉，右边一扇窄窄的柜门，拉开时响起一声慢条斯理的“吱呀”呻吟。橱柜背板上镶有一面梳妆镜，似乎被岁月烙上了一层无法消除的“雀斑”。镜缘边框的木漆早已剥落，露出黯淡的本色，与那镜中的混沌与污渍一起，沉沉地压着一段无人再能打捞的时光。

孩提时，我总爱同五斗橱比个子。它立于父母的床侧，似一柄竖立的尺，丈量着我寸寸生长的年岁。隔上几日，我便要与它并肩而立，悄悄对照：起初只齐到第二层抽屉的底缘，后来渐渐抵上了第一层的上沿；某一天，终于在镜中望见了脸；又不知何时，连镜框上沿也尽收眼底。这沉默的橱，总是欢欣地注视我，一节一节，向上攀长。

彼时，物资匮乏，五斗橱可是家中屈指可数的体面大件，其功能相当于如今的收纳箱加衣帽柜。五层抽屉常被塞得满满当当，且各有分工。顶层最为金贵，是家中的“财库”，里面有序地填满了—摞摞用牛皮筋扎好、或是铁夹子夹牢的片纸，多为单据或票证，有水电费单据、粮票油票布票的主券和副券等；另有形形色色的本本簿簿，包括户口簿、粮油本这些

素笺藏流年

□刘迪林

整理父亲遗物时，我在樟木箱底触到了一沓信。信纸薄如蝉翼，边缘泛着象牙黄，是那种老式宣纸信笺。手指抚过的瞬间，竟有微暖的触感——不是阳光晒透的暖，是另一种，像被人握得太久，连纸都有了体温。

最上面一封，邮戳模糊，勉强辨出“一九六三”。是祖父写给父亲的，那时父亲在兰州读大学。信很短，只说家乡的柚子树开花了，“香能飘过整条青石巷”，又说“汇款附于信中，务必加餐”。我摩挲着“加餐”二字，墨色已淡，可笔锋里的急切，30年后还在往我指腹里钻。

再往下翻，温度渐渐不同了。有一沓特别暖的，是父母的情书。母亲的字清秀，总在开头画一朵小梅花。父亲的回信里夹着干燥的兰花瓣，说“西北无梅，以此代心”。奇怪的是，这些信比别的都暖，仿佛那些情话至今还在纤维里低声重复，把纸都焐热了。

我忽然明白了这温度的来处。那沓成绩单最是温热。小学的试卷泛黄了，每次都是“甲上”，祖父用红笔圈起，在旁边写：“吾儿肖我。”初中的渐渐凉些，到了高中，竟有一张不及格的数学考卷——58分，折痕很深，想必是被狠狠揉过又展平的。我抚着那道折痕，指尖

悠悠兰花香

□张巧

老院的黄桷兰又开了，风一吹满院飘香，漾开了那些藏在花香里、盛满奶奶心意的旧时光。

我是奶奶带大的，刚上小学时，她常来学校看我。那天语文课刚下，我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，朝着窗外望去，奶奶正笑着朝我招手，脖子上挂着几串黄桷兰花。我高兴地冲了出去，接过她手里的花，分给围上来的同学。班主任路过，奶奶一把拉住他，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拗不过她的盛情，半推半就地戴上了一串兰花。奶奶递来的兰花挂在我的脖子上，沉甸甸的，香气扑鼻。上课铃响了，我望着奶奶离去的背影，紫色衬衫上仍有几处未干的深色汗渍。为了赶上下课，她一定是小跑来的吧。那一串串兰花，让我更好地被老师和同学们接纳，也教会了我分享与善意。

奶奶用兰花教会我分享，也用它呵护着我成长。我从小招蚊子，一天吃饭时，奶奶见我不停挠腿，便动手为我做驱蚊液。她系着围裙坐在桌前，微眯着眼睛，把每一片花瓣都清理得干干净净。之后让我拿来竹编簸箕，她把花瓣摊匀，放在大

居家的“硬本本”，一家人的各类证件、证书和存单、存折、国库券等有价值证券，有时还会出现钱包和几张“大团结”。我时常瞧见父母从里面取出些本本票票，放在贴身的口袋中，蹬着自行车出门，换回来柴米油盐和各色布料。次层颇有“文艺范”，常存有父亲书写的手稿、历年的工作札记、日记，亲朋好友的往来书信，信封上的字迹，多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蓝黑墨水钢笔字，亦有不少毛笔小楷。中下两层，记录着四季的轮替。进入秋冬，母亲会从里面取出叠得方方正正的毛衣毛裤，一股沐浴过阳光的羊毛味儿，暖烘烘地扑在我的脸上。到了夏天，又给我换上轻薄的的确良衬衫和齐膝的短裤，带着橱橱深处的清凉。一团团旧绒线，五彩缤纷，蓬松地挤在一角，那是母亲的宝贝，经她巧手总能化线为面，合面为体。底层的抽屉，既深且沉，拉出来要费些力，里面是两条过冬的厚棉被胎，用床单裹着；还有几件祖传饰品，用红布包着，沉静地卧在一角。而五斗橱右边的柜门里，则是另一番格局。这里没有分层，里面挂着父亲翻来覆去穿的中山装、母亲年轻时无比珍爱的碎花裙，有时也会出现我的运动装，给幽暗的空间增添一抹时尚的亮色。

如今，柜藏早已消弭不见，仅存零星杂什充斥其间。而这个老五斗橱，是不忍“断舍离”的。它早已不是一件家具，而是一块活着、会呼吸的生命体。五个抽屉与一扇柜门，仿若家什的“六腑”，吐纳着一家人往昔的酸甜苦辣。

每次去老宅，我都会来到老橱面前，这里擦擦，那里摸摸，感受曾经的气息。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，仿佛就住在抽屉的开合声里，藏在柜门轻响的余音中，静静流转，温馨如初。

忽然滚烫，像是触到了少年父亲在深夜里，把脸埋进这张纸时流下的泪。

原来故纸的温度，是经手之人留在上面的体温。每一次展读，每一次折叠，每一次贴身收藏，都把自己的温度分一点儿给纸。几十年下来，这纸就成了温感的年轮，冷处是长夜无眠，暖处是掌心相握，最烫的那些褶皱里，藏着说不出口的话，在纸里焐了一辈子。

箱底还有一封信，从未寄出。是父亲写给我的，落款是我出国那年。很短：“见你行李箱中有《诗经》，甚慰。记得‘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’；不记得时，就看看家乡方向。”我读到这里，忽然把信贴在脸上——果然，左侧有块特别的暖，那是父亲写“家乡方向”时，掌心长久覆盖的地方。

夜渐渐深了。我把信按温度排列，竟排出了父亲的一生。那些他骄傲的、羞惭的、深爱的、遗憾的，都在这厚薄不一的纸里保持着原来的温度，等我30年后前来认领。

最后，我抽出一张新笺，给女儿写信。写时故意让掌心久久贴着纸，让温度慢慢渗进去。我在结尾处画了朵小梅花——祖母画过，母亲画过，现在轮到我了。

“这封信不必回，”我写道，“将来有一天，你触摸这些字时，会知道这个春夜，我有多温暖。”我把信放进信封时，月光正落在手上。原来我们都在给彼此写信，用一生的体温。

阳下，不时翻面，直到花瓣从淡黄变成深红。这时奶奶拿出密封玻璃瓶把花瓣收起来，倒入白酒没过花瓣，浸泡一周，驱蚊液就做好了。此后每当我被蚊子叮咬，她就用棉签蘸取少量药液给我涂上，过不了几分钟就止痒消肿了。那股混着阳光与白酒的淡淡兰花香，至今仍萦绕在鼻尖，每一缕都是我爱的证据。

奶奶不仅会制驱蚊药水，还会变魔法。有一天，我看着随风飘落的黄桷兰，失落地问奶奶：“花没有了，还能闻到花香吗？”她宠溺地摸摸我的脸说：“可以。”风一停，奶奶便拿起竹篮去捡花瓣，我学着她的模样跟着捡，奶奶笑着夸我捡得比她还快。那晚，奶奶戴着老花镜，就着煤油灯，坐在床边，拿着棉布和晒干掰碎的黄桷兰，缝制到深夜。我躺在床上，兴致勃勃地给她讲学校的趣事，不知不觉在兰花香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我惊喜地发现床头挂着一个漂亮的香囊，我拿起香囊左看右看，闻了又闻，一股暖意从心底缓缓升起。

后来我才慢慢读懂，那些年奶奶挂在我脖子上的花串、涂在我腿上的药酒、缝进香囊里的花瓣，都揉进了她对我无法言说的疼爱，她把花香与一辈子的爱一点一点融进我的童年。

一根扁担挑春秋

□何丽凤

老房子的西墙上挂着一根旧扁担。端午节回家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站在椅子上将它取下来，用湿布擦拭了一番。经过岁月打磨，竹面已经十分光亮了，在中间有一个很深的凹槽，位置正好在肩膀处。把手放在上面的时候，那条凹痕就很好地嵌入到手掌之中，好像有人用大半辈子的时间磨出一把锁一般，而我的手掌就是另外一把钥匙。父亲走过来瞧了瞧，说：“扔了吧，早就用不着了。”我没有回答，重新挂在墙上。

这根扁担已经陪了他近40年。早年间家里的一半收入都来自这根竹子。早上出去卖菜，挑着两筐青菜萝卜，天还没亮就出门；秋收之后，挑着新打下的稻谷去镇上碾米，回来的时候一头是白花花的米，另一头是稻壳；到了春节、中秋节这样的节日去拜访亲戚，扁担一头挂着粽子和腊肉，另一头我这个走不动路的孩子被放进竹筐里，由他挑着去外婆家。我在筐中晃荡，抬头看到扁担在他肩上下起伏，发出轻微的吱呀声。

我记得10岁左右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去镇上卖西瓜，两筐瓜最少也有120斤。我走在他身边，见他步伐不快也不慢，扁担在肩头一跳一跳的。到了镇上后他把扁担放下来，汗衫肩膀处的布已经被磨得透明，下面的皮肤有条暗红色的压痕。后来我才知道他肩膀上的茧子很厚，用手去摸如同摸到老树皮一般。父亲用扁担挑起春天翻耕过的泥土、夏天新收的麦子、秋天金黄的稻谷，还有冬天腌制好的腊肉。扁担两端的東西每年都会变，但是弯腰上肩的动作却没有变，40年如一日。

后来村里修好了公路，并且买了三轮车，扁担也就渐渐不用了。父亲将它挂在墙角，时不时地会伸手抚摸一下上面的凹痕。有一年端午节我回家的时候，看见他在院子里削一根新竹条，问他这是要做什么，他说：“旧的那个快要断了，再做一个备用的。”我说现在已经不用扁担了，他笑了笑没有回答。新的那条也没有使用过，与旧的一起挂在墙上。

前几天带女儿回家的时候，她指着墙上的扁担问：“爷爷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父亲把扁担拿下来让女儿摸了摸上面的凹痕。女儿说：“很光滑呢。”父亲说：“磨了40年，难道会不滑吗？”女儿又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去磨它呢？”经过考虑之后，父亲回答道：“磨出来的路，走起来比较安稳。”

我站在这里，忽然觉得父亲的话不是在说扁担。现在父亲年纪大了，已经抬不动100斤的东西了。扁担也很老了，竹面上的纹路里嵌着擦不掉的灰尘，两端的铁钩也生锈了。但是新旧两根扁担静静依偎在墙上，时而有风吹过，竹子发出吱呀的声音，仿佛还在讲述着那些负重前行的故事。

扁担把父亲的肩膀压弯了，但是也把我们的生命撑直了。父辈躬身承压，是无声的托举。有形的扁担终会闲置，但无形的责任与坚韧，会顺着血脉代代相传，成为后人生行路的底气。



AI插图

本版邮箱: yzwbwszh@163.com